

天橋

國中的側門有座天橋，從馬路對面一直通到學校裡。兩端階梯最底層的門都是關著的，兩年前的六月二日開始，學校規定上下學的學生不能走天橋。

兩年前的六月二日，國三畢業典禮前一週，大姊苡喬從天橋墜落，傷重不治。

一年前的六月五日，畢業典禮前三天，放學半小時後，二姊苡恩偷偷撬開鐵門到天橋上割腕，直到半夜十二點才被發現，死於失血過多。

今年驚蟄過後連下了幾天雨，我不喜歡下雨天，每次下雨頭髮都泛著潮氣，像是好幾天沒洗，要比平常費力呼吸才能從水氣裡吸到氧氣，感覺整條命都變得不新鮮了。好不容易見到太陽的那個下午，老師發下留校意願調查單，要求明天繳交回條，與其說是調查單，不如說是走個流程告知家長的同意書，下週起就是會考倒數六十天，國三生需要每天留校自習到八點半，私立國中才不管教育部規不規定，反正不補習又不留校自習的學生多多少少會被老師或同學針對，但還是要美其名曰徵求意見，在單子上多打一個「不同意留校」的選項。

「會考快到了，有任何因為心理壓力造成不舒服的同學，記得向輔導室求助。」

發完調查單，老師像義務宣導似的淡淡地說一句，語畢突然有好幾個人朝我投來或瞭然或看笑話的目光。

大姊二姊死後，我變成學校重點關照的對象，我也問過爸爸能不能轉學，他捏了捏眉心，說我身心科也看了、藥也吃了、輔導室也去了，不要再給他找麻煩了。

「妳們每個都跟妳媽一樣難搞，早知道當初我就不叫救護車，現在也不用請假顧妳這個拖油瓶。」

去年我看了第一次身心科，回家路上，爸爸接完上司的電話後，對我說了這句話，語氣很像十年前媽媽在房間裡點著木炭，對我們三姊妹說：「要是沒生妳們就好了。」

我想跟爸爸說，他可以殺我，如果他願意的話，可是我知道他不但不會，還會把我臭罵一頓。對於兩個姊姊自殺的事，爸好像沒有特別的反應，就像他知道她們生來會自殺。我不想自殺，去看身心科也只是因為二姊去世後我整天頭痛、心悸、嘔吐，被保健室老師懷疑是憂鬱症的軀體症狀，強烈建議爸爸送我去身心科就診。

身心科醫師告訴爸爸，我的憂鬱症高機率是遺傳，爸爸點點頭說沒錯，她媽媽跟姊姊也都自殺了，醫師對爸爸說「辛苦了」，我就坐在旁邊的椅子上，像是整個診間最不需要存在的人。

後來我的校園生活從整天跑保健室變成整天跑輔導室，每次見面，輔導老師總是抱抱我，跟我說我很棒，我茫然地回抱著她，不知道自己棒在哪裡。

「我會不會也在畢業前死掉？」

我問她。

「不會的，不會的，妳不一樣。」

不一樣？哪裡不一樣？因為我會去輔導室求救？因為我不想死？我覺得我只是跟所有冷漠的人都一樣。我看得見姊姊手腕上的劃痕，卻依然選擇什麼都不說，任由她們崩潰、選擇死去，我不想死，但從來不覺得死是個不好的結局，放棄是很尋常的事情——就像不擅長英文的人放棄讀英文，不擅長數學的人放棄讀數學，不擅長活著的人就選擇死亡。

「妳要不要找點有趣的事情做呢？雖然要會考了，但也要給自己一點放鬆的時間，不用強迫自己每時每刻都在讀書。」

輔導老師問我。

「睡覺可以嗎？」

「除了睡覺還有其他的嗎？」

老師面有難色。

其實在家裡除了寫作業以外的時間我都關著燈躺在床上，爸爸會時不時把我

的房門開一個小縫，看見裡面是黑的便嘆氣、關門。

我的成績不如兩個姊姊，在我印象中大姊二姊的成績都很好，可以上全市第一志願的高中，如果她們有畢業的話。

「苡喬跟苡恩成績這麼好，為什麼還想不開呢？」

不少人這樣問過爸爸。

「沒辦法，生病嘛，現在最小的這個也是，每個月都要看醫生。」

爸爸堆起笑臉回應，每次都會得到那些客套的安慰：「辛苦了」。

每當這時候我就覺得自己不該存在，可是我又不想去死。

「怎麼樣？有想到嗎？」

輔導老師的聲音將我拉回現實。

「沒有。」我說。

爸爸一定不會允許我醒著的時候如果沒有讀書，所以即使再怎麼清醒，再怎麼不舒服，我也只會讓自己好好待在床上。在學校就更不用說了，我一個人不管做什麼事情消遣都很奇怪，我可是憂鬱症患者，憂鬱症的人怎麼可以做開心的事呢？更何況我也沒有可以說話的朋友。一週前鄰座的男生嬉皮笑臉地對我說：「嘿！王苡婷，妳會不會復刻妳姊的天橋事件？」，全班沒有一個人站出來說他不對，人群中甚至傳出幾聲哄笑。我倒不生氣，只是有點訝異，居然有人願意跟我說話，直到晚上躺在床上，我才後知後覺地感到悲哀起來，這時候能怎麼辦？像小學生一樣告訴老師？這麼做也許可以得到道歉，但又有什麼意義呢？

「好吧，那妳每天找一個下課，出來走廊上看看外面，好不好？」

輔導老師幫我想了一件看似很簡單的事。

「好。」

我只能勉強答應。

晚上簽回條的時候，爸爸問我上晚自習是不是還要多繳錢。

「要交晚餐的餐費。」

「從家裡隨便拿幾包麥片去泡就好，反正讀也讀不進去、吃也吃不下多少，不要浪費我的錢。」

爸爸在回條上勾了同意，簽好名丟給我。

上晚自習也好，在家也好，一切對我來說都一樣，就算我不讀書，只是趴在那裡，也沒人會管我，我存在不存在，好像都沒差。

但我還是要存在，沒辦法，誰叫我不想死。開始留校自習的日子和以前唯一的不同，大概是在大家吃晚餐的時候我會站到走廊上看著樓下的球場，五點過後校園裡安靜許多，只有少數寧可犧牲晚餐時間打球的男生在球場上奔跑。

球場旁邊就是當初大姊二姊出事的天橋，橋底鐵門常年上鎖，沒有人會靠近，我通常盯著鐵門發呆，有時候幻想著如果大姊二姊會從上面走下來，推開鐵門回到學校，回過神來又覺得自己真蠢。

這樣漫無目的卻習慣成自然的日子不知不覺過了一個月，離會考的日子越近，樓下打球的人越少，我還是每天站在外面往下看，某個下小雨的傍晚，球場上沒有人，我真的看見有什麼東西從天橋底的鐵門縫隙裡鑽出來，沿著圍牆往腳踏車棚的方向移動。

好奇心使然，我撐著雨傘下樓，走到腳踏車棚，在角落找到一隻縮成一團的黑貓。

「該不會死了吧？」

我走過去，看見牠呼吸微弱，蜷縮著發抖。這時候應該喂牠吃點東西吧？可是我沒有訂晚餐，福利社也關門了，只好去附近的資源回收室撿乾淨的塑膠盒，裝水給貓咪。

牠搖搖晃晃地站起來喝水時，晚休結束的鐘聲響起，我突然覺得待在這裡也不錯，反正在班上也沒人理我。

就在我決定不回教室的十五分鐘後，一群人從遠處的樓梯下來，撐著傘邊喊著我的名字邊往各個方向四散，我趕緊就地找了張破紙板，靠牆搭出一個小空間

給黑貓，從車棚裡鑽出去。

「找到了！王苡婷在這邊！」

眼尖的班長首先看見我，大聲通知其他人。班導跟在她身後一路小跑著來到我面前。

「苡婷，怎麼跑出來了？」

班導問我。

我回頭看了看剛才放紙板的地方，貓和紙板居然都消失了，再轉頭看向老師，視線的邊緣瞟到一小團黑色身影正叼著紙板鑽進天橋下的鐵門，還有幾個同學正往這裡走來，他們似乎都沒看見那隻貓。

「沒事，我出來走走，不小心在這邊睡著了，對不起。」

我對老師和班長說。

「好好好，沒事就好，沒事就好。」

老師鬆了口氣，叫班長先帶同學們回教室自習，接著讓我跟她去導師辦公室。

老師拉開她座位旁的椅子讓我坐下，從辦公室裡的飲水機倒了杯溫水給我，說：

「苡婷，有什麼困難可以跟老師講，這邊沒有其他同學在，妳不用害怕被聽到，跟老師講一下妳為什麼要跑出去，好不好？」

「我沒有困難，只是去散步不小心睡著了，對不起，我以後不會再這樣麻煩大家。」

我記得在大姊還沒自殺的時候，曾經有隻流浪狗鑽過大門的縫隙跑進學校，學校打給捕狗大隊叫他們來抓走，隔天主任在朝會時說這麼做是為了預防狂犬病。有過這件事的先例，我當然不可能跟老師說學校裡有貓，不然牠一定也會被抓走。

「那今天老師先打電話給妳爸爸來載妳回去休息，以後妳出去散心的時候記得待在空曠的地方好不好？」

「好。」

老師當著我的面打給爸爸，兩人互相在電話裡跟對方說「不好意思」、「麻煩了」，身邊的所有人總是為了我的存在而不停道歉，但沒辦法，誰叫我不想死。

回家的車上，我跟爸爸誰都沒說話，他連經常掛在嘴邊的那句「不要再給我找麻煩」都不願意說了。爸爸看起來比去年疲倦很多，如果我真的死去，他就再也沒有拖油瓶了，到時候全世界都會覺得他是個可憐的爸爸，只有他知道自己終於自由了。可是如果我去死的話貓咪怎麼辦呢？牠會不會也死掉？或者牠跟我一樣其實並不想死呢？

我們過了一個沉默的晚上，我沒吃晚餐也沒去洗澡，隔天早上爸爸還是來房間叫醒穿著制服睡著的我，沉默地開著車送我去學校。

從學校大門口下車，目送爸爸的車離開後，我到對面的便利商店買了貓罐頭回去，穿過鐵門的縫隙放到天橋的第一級階梯，大家吃晚餐的時候我下樓去看，早上放的貓罐頭還在，裡面的東西少了一半，原來這裡真的有貓，也許牠就住在天橋上，鋪著我給牠找的那塊紙板。我突然覺得除了假扮一個正常學生之外，我好像終於擁有每天上學的目的。

打從那天過後，我每天都會去天橋下看看，每兩天放一個罐頭，我沒有再見到那隻黑貓，但從規律減少的罐頭看來，牠每天都會來吃，每次下過雨，我會再多放張紙板到罐頭旁邊，隔天來看紙板就會消失，一定是被貓拿走了。

我也想過去確認天橋上是不是真的有貓，可惜天橋另一端為了避免行人誤入，也把橋底的鐵門關上了，除了打開其中一扇門，沒有一條路能夠通往天橋上。

這樣每天餵貓的日子持續到會考前夕，零用錢也花得差不多了，我終於在最後一次晚自習的那天傍晚看到了黑貓，牠朝著我不停嚎叫，像是要告訴我什麼事情，一邊叫一邊往階梯上走，一步三回頭盯著我看。

「我過不去。」

我朝牠搖搖頭，也不知道牠能不能看懂，見我沒有動作，牠焦急地跑下來，越叫越大聲，我只好試著鑽過鐵門縫跟牠走，沒想到鑽到一半，身後就傳來熟悉的聲音：

「同學！妳要做什麼！那邊不可以進去！」

學務主任把我從門縫強行拉出來，受到驚嚇的黑貓飛快往回跑，消失在階梯轉角處。

「妳是王苡婷吧？妳在這邊做什麼？」

我可以理解主任的惶恐，大姊和二姊去世後，主任分別各找我談話一次，除此之外他每次在校園裡看見我，都會拍拍我的肩膀，告訴我有什麼心理壓力一定要及時說出來。如今看到我往當初姊姊們去世的地方鑽，他不緊張才怪。

「主任，裡面有貓。」

本來我打定主意不能讓學校知道那裡有貓，可是現在我就要畢業，沒有人可以餵牠，搞不好牠會死在這裡，爸爸也不可能答應我養貓，那還不如拜託主任把牠送到流浪動物之家找人領養。

「主任，可不可以答應我一件事？」

「好好好，只要妳好好的，不要想不開，主任會盡自己所能答應妳。」

主任的語氣緩和下來。

「能不能救天橋上那隻貓？不要讓牠死掉，好不好？」

「好，妳先回教室，這件事情主任來處理。」

「不行！我要找到牠！牠對我叫，一定是出了什麼事！」

我知道那些都是哄人的話術，主任一定也把我當作精神病，只是想把我哄回教室，我走之後他根本不會管那隻貓。

「好吧，那主任帶妳一起上天橋去看看，看完我們就回來，好不好？」

主任說著把我帶到警衛室，跟警衛說明緣由後，拿了天橋底鐵門的鑰匙，帶我回到天橋下。

「如果沒有找到貓，我們就回來上晚自習，以後主任會再幫妳多留意，這樣可以嗎？」

我沒說話，只是對著主任點點頭，他都做到這個地步了，我沒有理由再說不可以。

我跟著主任拾級而上，一路上聽到越來越清晰的貓叫聲，可是當我們踏上最後一級台階，卻發現橋上什麼都沒有，甚至沒有我前幾天送來的紙板。

「不可能，我明明有聽到聲音！」

我走到天橋中央，每當橋下有汽車經過，橋身就微微晃動，發出隆隆的聲響，我開始懷疑貓咪根本不會待在這樣嘈雜而不穩定的地方，可是我千真萬確地聽到貓叫聲從橋上傳來，近得就像在我腳下。

「妳看，這裡什麼都沒有。」

主任對我說。

「不可能！不可能！我真的聽到了！」

我不管自己正穿著乾淨的制服和裙子，發瘋似地趴到地上，一寸寸摸索，只看到灰塵和當初沒清理乾淨的二姊的血跡，貓叫聲和汽車經過的隆隆聲響徹耳邊，主任卻彷彿什麼也沒聽見，蹲在我身邊說著：

「苡婷，放輕鬆，不要緊張。」

後來的事情我不太記得，只知道好像情緒太激動，在天橋上昏過去，醒來的時候已經在醫院裡，爸爸就坐在我身邊，臉色鐵青，不知道是不是錯覺，我醒來的瞬間，爸爸的表情好像突然變得更失望了。在我剛醒的那一刻，爸爸數次想要開口，卻只是動動嘴唇，最後什麼也沒說便走出去了。

我沒有去考會考，爸爸替我辦了休學，出院後我也沒有去參加畢業典禮，當然也沒有在畢業典禮前死去，爸爸告訴我，下學期要讓我轉到另一所國中去重讀國三，考下一年的會考。

我終於可以離開這個令人窒息的地方，卻一點也開心不起來，不知道那隻貓是不是還活著，也許死了也說不定。